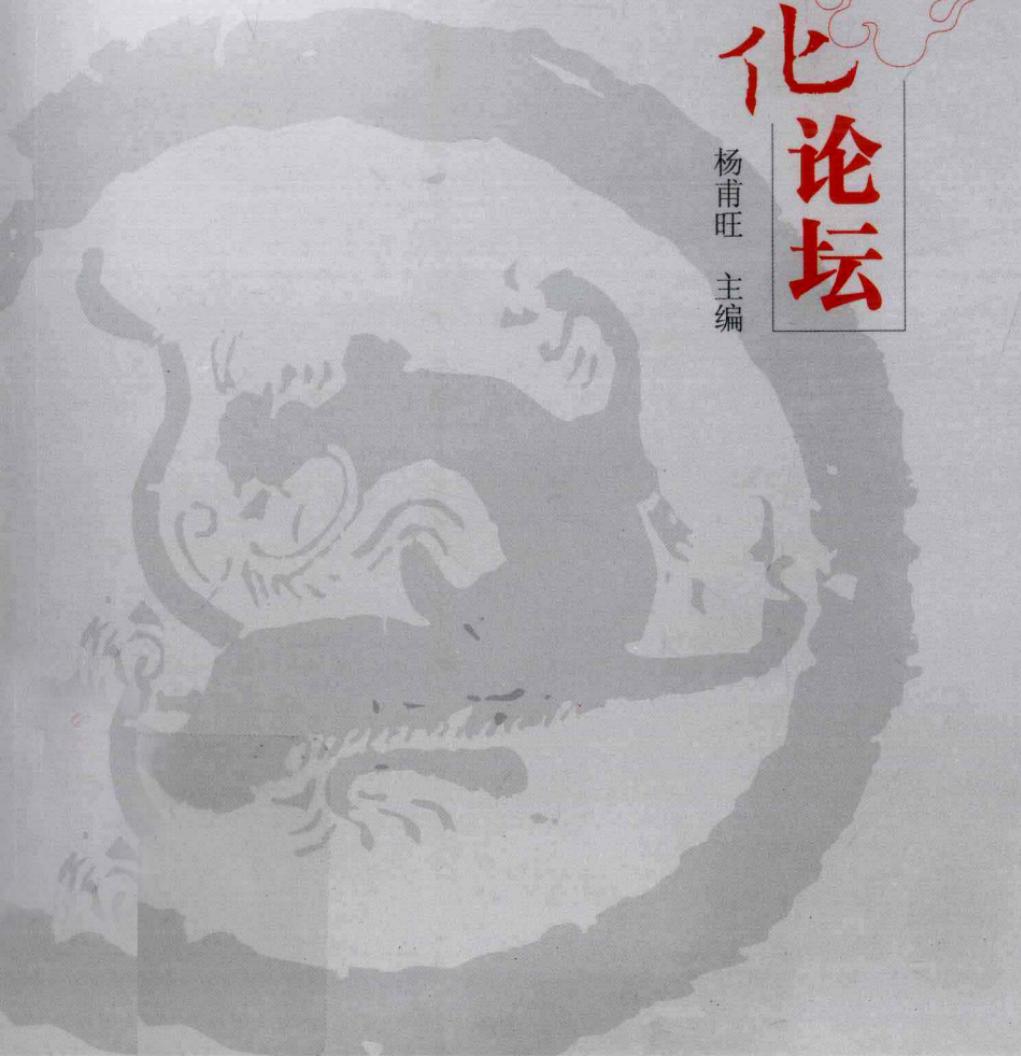


● 第四辑

楚雄
民族
文化
论坛

杨甫旺 主编



楚雄师范学院省级重点学科
『民族学』学术集刊

楚雄

民族
文化
论坛

杨甫旺
主编

● 第四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楚雄民族文化论坛·第4辑/杨甫旺主编·一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楚雄师范学院省级重点学科“民族学”学术集刊)

ISBN 978 - 7 - 81112 - 975 - 5

I. 楚… II. 杨… III. 民族文化—楚雄彝族自治州—文
集 IV. K280.74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2463 号

楚雄民族文化论坛
第四辑
杨甫旺 主编

策划编辑：赵红梅

责任编辑：赵红梅 李 红

封面设计：刘 雨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4.25

字 数：370 千

版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1112 - 975 - 5

定 价：38.00 元

社 址：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650091)

发行电话：0871 - 5033244 5031071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目 录

专 稿

文化传播视野下的信仰与仪式

- 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为例 张泽洪 (3)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虎图腾崇拜与韩国的虎图腾崇拜比较

- [韩] 安东溶 任晓礼 (翻译) (22)
试论古滇国主体民族及其文化

- “庄蹻开滇”、“庄蹻王滇”辨 左玉堂 (42)
哈尼族祖先崇拜中的丧葬习俗及调适作用探讨

- 何作庆 瞿东华 (64)
从族源神话到平民传说

- 从南诏文学的发展看“族群记忆”的嬗变
..... 刘亚虎 (85)

彝族历史文化研究

- 论彝族左脚舞文化 杨甫旺 (99)
“左脚舞”的文化记忆与功能分析 刘祖鑫 (116)
彝族左脚舞琐谈 陈永香 (124)

打造彝族左脚舞文化品牌的思考	周文义	(133)
虎傩面具博物馆建设与彝族虎文化传承		
.....	赵世林 赵月华	(139)
清代题书的繁荣及其贡献	王明贵	(147)
双柏彝族老虎笙的恢复与重建	王翼祥	(160)
布迪厄场域理论视阈下的彝族毕摩	王进	(184)
牟定县腊湾彝族老人舞调查研究	邓树荣 罗晓蕊	(195)
楚雄彝族酒歌文化的象征分析	王晓艳	(208)
试论彝族民间文学中的道德表现力	刘晓燕 王雅琦	(223)
社会转型加速期“梅葛”的变迁	李娜	(233)
葫芦：彝族生命历程的一种象征	张庆松	(244)

民族/妇女/社会性别研究

图腾动物：有悖于生殖崇拜的妖魔化想象与建构		
——中国民间忌见蛇交配的泛灵信仰及其禳解仪式		
.....	朱和双	(259)
从内部东方主义叙事到地方民族文化寻根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蛊女”文学话语的演变		
.....	李金莲	(286)
女性角色的历史传统与现代变迁		
——以彝族妇女为例	普黑乙都	(302)
哈尼服饰：穿在身上的美丽和文化		
——以墨江哈尼族支系妇女服饰为例	赵德文	(312)
少数民族妇女参与旅游业的情况调查及其可持续发展对策		
——以元阳箐口村为例	李春燕 王华	(333)

地方文化研究

关于加快楚雄州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建设的几点

- 思考 邵 平 (343)
楚雄彝族服饰的旅游价值及开发 李荣祥 (350)
葫芦文化的福禄内涵及旅游开发 罗国蕊 (358)
论滇西南少数民族流行银首饰的造型特点 赵云敏 (370)
关于建设彝族文献社会服务体系的思考 左琴珍 (380)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考
——以南华县镇南月琴制作工艺为例 张源洁 (387)

金沙江文化研究

- 姚安县沙里果彝村婚姻制度的变迁 李 珍 (403)

书 评

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文化建树

- 《楚雄民族文化论坛》读后感 左玉堂 (421)
一本未写完的好书

- 读《滇中文化论——人物篇》 唐楚臣 (426)
古今多彝韵 都付咏赞中

- 读《彝族文献长诗研究》 陈九彬 (434)
彝族文学研究的源头活水

- 解读《彝族文献长诗研究》 单江秀 (440)

专 稿

文化传播视野下的信仰与仪式

——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为例

张泽洪*

摘要 宗教学研究中的信仰与仪式密切相关，信仰与仪式始终是宗教的两个重要范畴。当今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承的道教是经历长期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的关系是双向渗透、相互影响的，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道教与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

关键词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 道教 祭祀仪式 梅山教 茅山教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宗教文化呈现出多种形态。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以外，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是另一并存的宗教形态。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以它优美的神话传说、丰富

* 张泽洪：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

的祭祀经典、原始的神灵信仰、古朴的祭祀仪式，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秦汉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本形成，这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相互融摄提供了条件。本文以文化传播视野下的信仰与仪式为中心来探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的关系，比较分析原始宗教与神学宗教相互融摄的文化意义。

一、信仰与仪式研究中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

在人类宗教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信仰与仪式始终是宗教的两个重要范畴。各种宗教都有对神灵的信仰，而表达乃至实践信仰的行动就是仪式。人类远古宗教的产生发展，可谓是人类社会及理智、道德的一大进步。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 G. Frazer）认为，宗教包含信仰理论和实践行动两大部分，“这两者中，显然信仰在先，因为必须相信神的存在才会想要取悦于神。但这种信仰如不导致相应的行动，那它仍然不是宗教而只是神学”^①。而取悦于神的行动，就是祭祀神灵的仪式。

宗教学研究中的信仰与仪式密切相关，仪式属于信仰的物质形式和行为模式，信仰则属于主张和见解。信仰是对自然、社会与个体存在的信念假设，仪式则是表达并实践这些信念的行动。宗教仪式是人与神沟通的重要方式，是向神灵的祷告和祈求，宗教仪式的本质是神灵信仰。宗教仪式是宗教信仰的表现形式，只有通过族群祀神的仪式活动，才能体现宗教信仰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作用。

人类学家的研究发现，神学宗教中的一些仪式，其最初源头是原始宗教的巫术。英国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就认为：巫术通常有三个要素，即所用的东西，所做的

^① [英] 弗雷泽（J. G. Frazer）著，徐育新等译：《金枝》，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举动，所说的话，而所做的举动就是仪式。^① 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B. K. Malinowski）则说：“巫术和宗教是有分别的。宗教创造一套价值，直接达到目的。巫术是一套动作，具有实用的价值，是达到目的的工具。现代的宗教中有许多仪式，甚至伦理，其实都该归入巫术一类中。若我们不管那些神学的解释，而专看大众所实行的，这是更为显然。”马凌诺斯基还论及巫术与仪式的关系：“让我们看一看巫术的结构，巫术中每一个举动都包含着标准化的行为，即仪式；标准化的语言，即咒语；有一定的人物在适宜的情境中举行礼节。在这些要素中，表面的行为、姿势、动作，或是仪式方面，常最受人的注意。普通人注意的常是巫术的形式。”^②

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巫术与宗教是把握超自然物的两种互补的方式，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就说：“宗教靠的是建立人与彼岸世界的理性关系，而巫术则施用种种技巧来主动地支配彼岸世界。”^③ 人类宗教演进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即从自发的原始宗教步入人为的神学宗教，而原始宗教和神学宗教都有祭祀仪式。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认为：中国是一个复杂社会，存在很大程度的社会分化，而造成中国文化一体化的力量，是人们的信仰体系或日常仪式。^④ 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

^① [英]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著，费孝通译：《人文类型》，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1页。

^② [英]马凌诺斯基（B. K. Malinowski）著，费孝通译：《文化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第62页。

^③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著，王炜等译：《文化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7~138页。

^④ Maurice Freedman. *O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in Arthur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9~41.

仪式的关系，在于它蕴涵了原始宗教和神学宗教的祭祀内容，整合不同宗教文化特质于少数民族传统宗教，其在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从道教斋醮仪式与原始宗教巫术的关系来说，道教斋醮仪式虽源于巫术，却高于巫术。道教斋醮祭祀的许多仪节，如立幕、启奏、发符、招魂、行篆、化帘、存想、诵经、祈祷、上表等，无论是法事的丰富细腻，还是科仪格式的完整齐备，都远胜于原始宗教的巫术。尤其是唐宋道教斋醮，已成为国家祭祀大典，金篆大斋、黄篆大斋坛场的规模气派，普天大醮、罗天大醮的盛大法会，数千法师云集坛场，做长达四十九天的斋醮，这都是原始宗教巫术所不可企及的。

道教孕育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是中国本土生成的传统宗教。早期五斗米道的创立，吸取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元素，由此形成符篆道教的显著特点。道教史上历代宗师以济世度人、弘扬大道的道家精神，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传道活动，使道教的神仙信仰与祭祀仪式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所吸纳。

道教融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之中，由此形成道教化的瑶族道教、壮族师公教、彝族西波教。这种民族化、本土化的道教分衍形态，既适应了各民族的民情风俗，又符合各民族崇拜祖先的价值观，因而能够绵远传承、沿袭不替。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道教信仰是文化涵化的产物，道教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经过整合、创新，衍生出地方化、民族化的少数民族道教。它与正统道教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这为原始宗教与神学宗教相互融摄，为人类学、民族学的文化传播理论，都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例证。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 Redfield）在《农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一书中，最先提出“大传统”

与“小传统”的文化分析模式。^①以中国社会来比照其理论，所谓“大传统”，指以士大夫阶层为主导的文化；“小传统”则指乡村社会普通民众的文化。中国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从宗教仪式的角度对“大传统”与“小传统”进行了有趣的阐释。李亦园《人类的视野》认为：“宗教祭仪是不同传统层次最易见分野的部分。大传统的上层士绅文化着重于形式的表达，习惯于优雅的言辞，趋向于哲理的思维，并且观照于社会秩序伦理关系上面；而小传统的民间文化则不善于形式的表达和哲理与思维，大都从日常生活的所需出发，因此是现实而功利、直接而朴质的。”^②

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分野说来看，学界占强势的中国文化观，以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释、道文化。由于儒、释、道三教长期影响中国社会，儒、释、道三教无疑属于大传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则属于小传统。研究精英文化者一般偏重于大传统，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小传统的影响。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中，受道教的影响更为显著。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傩祭、傩文化来说，它与儒、释、道三教有着密切关系。而在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傩坛法师看来，傩坛法术都是太上老君所传，因此傩坛的三教以道教为首，傩祭与道教的关系最为密切。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信仰和仪式，影响着中国西南各族群的思维方式、生产活动、社会关系，并与大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形成冲突和互补关系。

雷德菲尔德（R. Redfield）认为，属于大传统的上层文化向地方流动，逐步地方化；而地方区域文化传统向上层中心流动，

^① Redfield Robert.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② 李亦园著：《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则会形成普遍化。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演进历程来看，大传统和小传统相互依赖，两者之间的影响是长期持续的。

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生态环境

中国55个少数民族自古生息在中华大地，他们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古朴的宗教信仰，是构成民族历史文化的主要内容。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伴随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变迁，曾不同程度地受到儒、释、道三教的影响，但仍保留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信仰的内容，这种信仰民族土俗神灵和儒、释、道三教神祇，以巫术祀神仪式为特质的宗教，可以称之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

中国少数民族生活在中原周边地区，其宗教信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有着独特的信仰系统，各民族都有自己信仰的神灵，有世代相传的宗教巫师，有口传的用于宗教祭祀的神唱，一些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还有用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宗教经典。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活动结合最密切，各少数民族传统的宗教祭祀仪式，是与民族节日和民俗活动交融一体的庆典。

中国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伴随民族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变迁，其原始宗教成分已发生变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各少数民族不同程度地受到儒释道三教的影响。尽管如此，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宗教，至今仍保持着原始古朴的风格，显示出民族宗教文化的鲜明特质。在世界各大神学宗教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绵远传承至今，这对认识人类早期的宗教形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宗教作为内涵丰富的精神文化现象，伴随着人类社会前进的足迹。人类宗教发展演进的规律是从

原始宗教走向神学宗教。远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各种文化形式的源泉。文明时代的各种神学宗教，可追溯到远古先民对神灵的膜拜。人类宗教演进的历史过程说明，诞生于原始社会的原始宗教，经历了漫长时期的发展衍变，经人为的创造而形成神学宗教。当今世界的各大宗教，作为人类社会成熟的神学宗教，在它们创立产生及发展演进的初期，都不同程度地汲取了原始宗教的营养。

中国西南的滇、黔、桂、蜀、渝、藏以及湘西、鄂西、粤北，历史上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西南地区现有阿昌、白、布朗、布依、傣、德昂、侗、独龙、仫佬、哈尼、回、基诺、京、景颇、拉祜、傈僳、珞巴、满、毛南、门巴、蒙古、苗、仡佬、纳西、怒、普米、羌、水、土家、佤、瑶、彝、藏、壮等34个世居少数民族以及一些有待识别的族群。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第一、第二号公报的主要数据，中国西南六省（区、市）少数民族人口达5347万，占中国少数民族总人数10643万人的50%以上。若加上湘西、鄂西、粤北少数民族人口，则可达60%以上。

中国的西南和西南少数民族，是历史上传承至今的文化概念。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六《西南夷列传》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牧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筰、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

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①

司马迁所论巴蜀西南外的众多族群，按其族系可分为氐羌、百越和百濮三个系统。后世史家皆沿袭司马迁的西南之论，即巴蜀西南外的滇、黔两省及川西南的一部分，此为狭义的西南。而广义的西南泛指以川、滇、黔、渝四省（市）为主，其外延可及广西、西藏甚至湘西、鄂西、粤北的地理区域。

湘西、鄂西、粤北，虽然不属于西南的地理范围，但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审视，它是遍布西南的瑶、苗、土家、侗等民族延伸居住之地，因此，广义的、文化意义上的西南地区，在西南地理范围内向外辐射，就形成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概念。在民国时期西南民族指广义上的西南民族。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说：“中国西南民族系指四川、云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诸省所有之原始民族而言。上述各省，土地辽阔，多崇山大川，丛林深谷，故自古为荒徼之区，而原始民族栖息于其间者至多且繁。”^②

杨成志《我对于云南罗罗族的研究计划》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有更详细的论说：“‘西南民族’一名词，是包括粤、桂、黔、滇、川、康、藏及印度支那（安南、暹罗、缅甸）各地所分布的半开化的或未开化的部族之总称。简言之，即是世俗称为‘南蛮’或‘苗蛮’或‘苗族’或‘西南夷’……时至今日，号称开化数千年的中华境内，在西南高原或南岭山脉一带，尚有语言不同，惯俗殊异和制度分歧的无数山居部族繁殖其中。测量他们所占的境域，几乎占全国境土 1/3，统计其人口的总数，约

^① (汉) 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 2991 页。

^② 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 页。

有三千余万，几乎占全国 8%。”^①

陈国钧《贵州苗夷社会概况》对西南的范围也有论说：“中国苗夷族分布西南一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人口总数约二千余万人。所谓西南，其范围系指贵州、云南、四川、西藏、湖南、广西、广东诸省。即此数省中的散居有苗夷民族，尤以贵州古为蛮地，向为苗夷民族集中的大本营。今贵州八十二县，苗夷普及六十县，其分布区域非常辽阔。”^②

西南地区的六江流域，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所谓六江流域，指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及岷江。六江流域包括藏东高山峡谷区、川西高原区、滇西北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和滇西高原区。六江流域上游居住着藏缅语族的藏、羌、彝、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基诺等族群，下游居住的民族包括壮傣语族的傣族，孟高棉语族的佤、德昂、布朗等族群，苗瑶语族的苗族和瑶族。六江流域素有“民族走廊”之称，在六江流域形成历史上纵贯南北的民族流动，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东南百越民族交汇的走廊地带。六江流域至今沉淀着丰富的宗教文化遗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傩祭、傩文化就是少数民族宗教的一种形态。

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中国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皆不同程度受儒、释、道三教影响。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藏族信仰藏传佛教和苯教，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白族信仰佛教密宗色彩的阿吒力教，傣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瑶族信仰道教。而纳西族东巴教、白族本主教，皆不同程度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近代以来，

^① 杨成志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23 页。

^② 吴泽霖、陈国钧等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 年，第 2 ~ 3 页。